

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八

臨海誠齋金 鵬

夏禮尙文辨

夏禮尙文之說古所未有也其說始於董子春秋繁露
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
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白虎通因之遂有正朔三而改
文質再而復之說蓋謂虞質而夏文商質而周文也夫
謂商質周文則誠然矣而謂夏文則不然明堂位云有
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黻者祭服之蔽膝禹
所宜致美者也

論語禹致美乎黻冕黻是衣之繡蔽非蔽膝也然禹旣以祭服而致美則蔽膝

亦必致然猶但繡以山而已至殷而增以火周更增以美矣

龍觀此可知四代之禮遞趨於文以夏商校之實夏質而商文也更廣證之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桃夏后氏以棗殷以棗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梲豆殷玉豆周獻豆簋與俎豆皆祭器以禹致孝鬼神宐乎致其文矣乃璉僅有四未有六瑚八簋不以多品爲文也俎但加以橫距未嘗如殷之曲其足周之更設下跗於兩端也豆但以木爲之未嘗如殷之飾以玉周之加刻鳳羽也

獻讀爲沙周亦玉豆更刻爲鳳羽

然又如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夏后氏官百殷

二百周三百尤其顯然可見者也又以夏小正考之八

月玄校

傳云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祿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此但解祿為婦人未嫁之服其實玄色

非婦人服也祿字今作絲非

所校惟玄色之服可見其不尙華麗之

衣也四月取荼傳云以為君薦蔣也十二月納卵蒜傳

云納之君也可見其器用會物之樸素也禹之菲飲食

惡衣服于此可得其略矣

尙書大傳載禹貢異物北海有魚劍魚石出瑱擊聞又有

五湖元唐大都鯉魚魚刀等物不可信也

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

屋四阿此皆為明堂而重屋四阿始于殷則夏無重屋

四阿可知

夏之明堂亦必四注但無四阿耳鄭氏以四阿為四注非也詳四阿反坫考

牆用

白盛

鄭注以蜃灰堊牆也

其無彩畫可知詳考諸書未見夏之尙

文也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歎周之文盛而
夏殷之不文可見也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此明以夏爲
質也殷人本質而以夏校之則見其文是可知天地氣
運漸趨於文明聖人因時而制宜非有意於尙質尙文
也豈有一質一文相爲循環之理哉然則謂文質再而
復夏與周皆尙文者眞臆說也近時孫淵如宗其說引
以解經鶚故不可以無辨

桀都安邑辨

書序云湯伐桀升自陟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僞孔傳桀

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孔疏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
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今安邑有鳴條陌鶚案汲郡
古文云帝癸

卽桀也

元年帝卽位居斟鄩十三年遷于河

南考斟鄩夏同姓國卽漢北海郡平壽故城在今山東
萊州府濰縣東南五十里是桀之始都已不在安邑矣
至遷于河南疑在今之河南府洛陽縣何以知之史記
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
南羊腸在其北考大華山在今同州府華陰縣南二十
里正當河南府之西河水經其北又東經洛陽縣北又
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成皋在今開封府汜

水縣地河濟二水正當河南府之東所謂左河濟右大

華也伊闕一名闕口卽闕塞也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杜注闕塞洛陽

西南伊闕口也

水經注伊水又北入伊闕管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

北流故謂之伊闕春秋之闕塞焉

今考伊闕在洛陽西南三十里所謂

伊闕在其南也羊腸阪在大行山文選魏武帝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李

善注云呂氏春秋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注太行山在

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晉陽太原北

又高誘注淮南子云羊腸阪是大行孟門之限然則阪

在大行山在晉陽也今考太行山綿亙千里其南則抵彰德衛輝懷慶三府羊腸阪在其上河南府北界懷慶太行山正當其北所謂羊腸在其北也再徵諸國語幽王三年而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晉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韋昭注禹都陽城伊洛所近考水經伊水過伊闕中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洛水東過洛陽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伊洛竭而夏亡則桀時事也桀都在洛陽可知韋注以禹都言蓋謂桀之都禹故都也然禹都陽城陽城屬潁川郡今河南府登封縣地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伊闕不在其南河濟

亦非在其左與史記不合汲郡古文禹元年居陽城

漢書

地理志注臣瓚云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可知竹書本作居陽城今本作居冀非是而帝

癸十三年則書遷于河南可知非陽城也不然何不言
遷于陽城乎雖陽城在河之南亦可稱河南然非實錄
矣竹書所紀諸帝都如大康仲康居斟鄩帝相居斟灌
少康遷于原皆實紀其名豈于陽城而獨不然桀都河
南河南蓋古之地名漢之河南縣今之河南府皆因其
舊名非泛言大河以南也韋注未確而其地則甚近矣

竹書亦紀河洛竭而繫於十年在遷于河南之前則非矣蓋後人編輯之誤

國語又云夏之

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亾也回祿信于聆隧韋注聆隧

地名汲郡古文帝癸三十年聆隧災聆隧在河南可知也桀都在今河南洛陽甚明僞孔傳乃謂桀都安邑考安邑漢屬河東郡在河之北今山西解州屬縣河水經今蒲州府在安邑西是右河非左河且與河相遠也濟水發源在今懷慶府濟源縣懷慶西界絳州垣曲北界澤州鳳臺與安邑不相接至入河處在洛陽東北中隔懷慶府非在安邑之左也大華在安邑之南相去頗遠不得謂右大華也伊闕去安邑亦遠又中隔大河不得謂在其南也孔疏惟據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北謂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其三面皆置之不

論何其疎也至謂鳴條在安邑西今安邑見有鳴條陌
昆吾亭尤爲謬妄湯居南亳故城在今歸德府商邱縣
東南四十里安邑在其西北若桀都安邑湯自東往伐
之桀自西來拒湯當戰于安邑之東何乃戰于西乎孔
謂湯承禪代之後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從安邑西南
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桀西出拒湯故戰于安邑之西
此妄解升自陬之文傳會僞孔傳出其不意之說而豈
可論聖人之事哉聖人奉天伐暴師出以正必不歷險
迂路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如詭譎者之所爲也魏延
子午谷之計孔明猶不用而謂聖人爲之乎孟子言民

望湯師之至若大旱之望雲霓安有掩襲之事乎其不
合一也左氏昭公十八年傳云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殺之日也杜注昆吾夏伯也
乙卯日與桀同誅商頌云韋顧旣伐昆吾夏桀鄭箋湯
先伐韋顧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汲郡古文云帝癸二
十八年商師取韋二十九年取顧三十年征昆吾三十
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
績此昆吾與桀同日亡之證考昆吾所居有二左氏昭
公十二年傳云楚子曰晉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杜注昆吾嘗居許地孔疏許旣南遷故云舊許是宅其

地此時屬衛哀公十七年傳云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
昆吾之觀杜注衛有觀在于昆吾氏之虛國語云史伯
對鄭桓公曰昆吾爲夏伯矣韋昭注祝融之孫陸終第
三子名樊爲己姓封于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
吾爲夏伯遷于舊許據韋氏注則夏桀時昆吾在許不
在衛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今在河南許
州與安邑相去遠甚若桀都安邑昆吾何得與桀同日
亡乎孔謂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而亡臆說
無據其不合二也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
俘厥寶玉遂者繼事之辭必去此不遠乃可言遂三腹

周曹國也水經云濟水逕定陶縣故城南酈道元注縣
故三驪國也湯追桀伐三驪卽此周武王封弟叔振鐸
之邑也故曹國今曹州府地三驪亭在府屬定陶縣界
與安邑相去甚遠若戰在安邑之西豈得遂伐三驪其
不合三也惟桀都洛陽則無不合考鳴條卽舜所崩之
地孔疏載或說陳畱平邱縣有鳴條亭詳舜崩
鳴條考平邱故
城在今開封府陳畱縣西北九十里開封與河南接壤
河南在開封西平邱亦在開封府之西許州開開封河
南之間地皆相近湯自商邱西至許州伐昆吾昆吾敗
走依桀湯遂伐桀昆吾與桀東出拒湯湯克昆吾桀亦

敗奔陳畱是謂鳴條湯從之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敗
績所謂昆吾夏桀同日亡也桀走定陶是謂三腹湯從
之伐三腹定陶在陳畱之東其地相近所謂遂伐三腹
也由洛陽至陳畱由陳畱至定陶皆自西而東一路蹤
跡可見知昆吾敗走依桀者據汲郡古文商師征昆吾
商自陶征夏邑昆吾若不走依桀則克昆吾何
以在自陶征夏邑之後又何以與桀同日亡乎然安知
非昆吾來救桀以毛詩竹書皆言湯先伐昆吾後伐桀
昆吾已被伐何能救桀乎知湯伐桀非即戰于鳴條
者以鳴條非桀之都史記言桀敗走鳴條知之也

偽孔傳謂桀都在安邑致使成湯伐桀之事迹不明于
後世而又厚誣聖人以詭詐之行是可憾也惟升陟不
可考太平寰宇記云堯山在河東縣二十八里即雷首

山亦卽隔山湯伐桀升自隔卽此也此亦本僞傳桀都安邑之說未可信也

冕服考

冕服之制說者多謬尙書皋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伏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案此說最謬

山龍藻火皆明是二物安得混爲一物華蟲本五色之
鳥何獨以爲黃繪是會五采

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

何獨以爲黑

藻是水草本青色說文作瑑云玉飾如水藻文亦未嘗
言其赤乃以瑑爲赤色何也山龍華蟲等皆有其物而
作繪一色獨無其物乃與四者並列此何說邪作繪明
與絺繡相對乃絺繡不與粉米黼黻並數而作繪卻與
山龍華蟲等並數此又何說邪日月星辰與山龍華蟲
等連敘上承觀象下注作服乃去日月星辰不用而斷
自山龍以下則日月星辰四字豈其爲衍文乎山龍次
於日月星辰之下華蟲之上本自尊也乃移置瑑火之

下倒亂甚矣山有配天之隆

左傳云山龍為鱗蟲之長

皆為君象非天子上公不得服也而謂大夫士皆得服

之有是理乎五等諸侯與天子大夫為差每合而為一

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是也

諸侯自為差

則分而為三

如周官所言公九侯伯七子男五諸制度是也

未有諸侯與子男

分為二等者也五服五章與五刑五用對舉是天子所

以命德討罪者也則五服當在天下今乃并天子

數之與經文不合矣易繫辭言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

乾坤不特玄衣纁裳象天地之色亦以衣裳各六章象

乾坤各六爻也若衣有山龍以下五章而裳悉無之則

與衣不稱矣天子至士衣裳皆宜有別乃衣有五等之
差而裳同用粉米黼黻何其無別乎然則伏生之說謬
妄甚矣鄭君注周官司服引此經謂古天子冕服十二
章舜欲觀焉孔冲遠推鄭意謂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
龍也華蟲也六者繪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
也黻也六者繡於裳此說得之近孫淵如申伏而駁鄭
皆牽強之說如引爾雅華皇也說文黼沃黑色玉篇沃作淺
嬀女黑色以證華蟲爲黃作繪爲黑然皇非黃也黼嬀
非繪也又謂據經上云五服五章下云五采五色大傳
以五色分爲五章與經文合不知五服五章諸侯以下

之服也五采五色天子之服也經文上下之義不同安得混而一之乎又引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以爲下士亦服袞龍之證不知節服氏掌王之旌節與冕服祭祀朝覲袞冕郊祀裘冕王之服也大常王之節也此文當於袞冕絕句若以袞冕連下六人讀之而謂節服氏自服袞冕無論下士不當有此服亦豈有身服袞冕而維大常以奔走於道路者乎龍袞爲天子之服下士卽得服冕斷無有服龍袞之理也又引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帝堯服黃黼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不知衣者衣裳之通稱

裳字从衣是
裳可稱衣也

黃黼黻衣蓋以裳言之黃質而刺以黼黻也

黼黻是白黑與黑青

相配之色非黃也且玄衣黃裳象天地故知指裳言

衣裳之制始于黃帝但黃帝

時衣有文而裳文不備至帝嚳帝堯裳始備有黼黻故

特言之

衣有文而裳文不備蓋略其在下者有虞氏衣裳十二章而黻猶無文亦以在下略之夏后氏

山殷火周龍章遞趨於文蓋與此同

若以黃黼黻衣為華蟲則記文明言

黼黻未嘗言華蟲也

大戴禮此文上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此黼黻不言黃下又別出

裳字是以衣言之可知帝嚳帝堯黃黼黻衣言黃而不別言裳者必以裳言之也黃帝時衣有黼黻裳則有

黼而無黻也

史記五帝本紀稱堯黃收純衣純即緇字但聞

緇衣未聞黃衣也又引說文繪字勑字解兩引山龍華

蟲不引日月星辰謂古文亦不以日月星辰為衣飾又

謂徧考周禮禮記左傳管子之文但有日月星辰畫旂
章之說不知說文但言山龍華蟲者舉其文之著者言
之也衣六章山龍爲多禮器疏云夏殷衣有日月星辰
今云龍衮者舉多文爲首耳
而龍尤煥裳六章黼黻爲多而黼尤煥爾雅云黼黻彰
也廣雅云山龍彰也此舉其文之多者也禮器云天子
龍衮此舉其文之尤煥者也華蟲次于山龍故說文并
舉之火次于黼黻故左傳桓公二年言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然則衣之文山龍華蟲爲著裳之文火與黼黻爲著衣
裳各三章亦自相稱也日月星雖尊而其文不著故說
文不及他書亦不及此日月星辰畫於衣尙書已有明

文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若無日月星辰何

以象天乎書疏引此記文謂據此袞冕之服亦畫日月不言星辰者省文也孫氏謂衣

玄質卽象天不必有日月星辰然凡祭服皆玄衣又下

達於士豈皆可謂象天平云被袞象天可知象天惟袞

衣餘衣則否也若謂玄色象天則凡衣皆然何必言被

袞也蓋惟天子有十二章之袞衣有九章之袞衣享先

王袞冕九章之袞也無日月星義不取乎象天也祭昊

天服大裘而冕十二章之袞也有日月星義必取乎象

天也但言象天而日月星辰在其中矣然則以日月星

辰畫衣爲無據者非也孫氏又引大戴禮孟子注史記

諸書謂衣亦刺黼黻刺繡之事以紃葛之精細者爲質
布畫山龍等五章于上而以黼黻之文刺于五章空隙
之處復分畫爲界絨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黼視其
文如聚米也今案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證
以終南詩稱秦襄公黻衣繡裳皆衣裳對舉則黼黻固
有在衣者矣但衣之黼黻與裳之黼黻異祭義云朱綠
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朱綠玄
黃謂染絲爲五色也以爲黼黻文章謂織爲白黑之黼
黑青之黻青赤之文赤白之章乃製爲冕服之衣也月令
染采有黼黻文章又證也染絲而織爲帛禹貢所謂織文玉藻所

謂織也士不衣織者士不得服冕故不衣也

士爵弁服
玄衣纁裳

染帛爲之然則冕服之衣當用染絲而後織帛也竊疑

非織也衣備黼黻文章裳但有黼黻衣之黼黻文章用織裳之
黼黻用繡衣之黼黻文章不在六章之內裳之黼黻則
在六章之內衣之黼黻但以黑白青黑二色相配不象
物形故不入章數裳之黼爲斧形黻爲兩己相背形故
入章數此其異也畫纁襍色有五行相生者有五行相
克者考工記所言青與白相次此五行相克者也所言
青與赤謂之文此五行相生者也古聖人體天地之心
設色必貴五行相生而衣服所以章身尤重于他物故

衣裳用玄纁旣取五行之相生詳開而織以爲黼黻文

章亦取五行之相生也黼黻文章當列於四旁中有日月等六

章故也以象四時四方文在左章在上黼在右黻在下左

旋相生之次也五色獨缺黃象土無正位而華蟲居六

章之中閒黃色最多本大傳華蟲象土位中央其色黃

也日月星當在上山在下華蟲在中升龍在華蟲之上

降龍在華蟲之下屈曲旋繞是六章以華蟲爲中也

日赤色月星白山龍青華蟲備五色黑色最少以玄衣

之質多黑也推之裳六章火當在上粉米與藻在下宗

彝在中黻在宗彝之左黼在右火赤色粉米與宗彝皆

白藻青黼黑白黻青黑獨無黃色以纁裳之質多黃也

雖多黃色而五色咸備象土之分旺四時也旣備五采

雖繪亦可謂之繡

說文繪會五采繡也繡本刺于裳者然繡備五采繪亦備五采故繪亦通

謂之考工記言畫績之事於黼黻文章之下繼云五采

備謂之績固是泛說卽指冕服華蟲言亦可記文明言畫績之事

可知五采備謂之績非言刺繡也刺繡蓋黼黻文章繡掌于縫人或女工爲之非畫工所可兼也

五者各居一處各有其名此對文則別也若黻文則通

五者皆可謂之績亦皆可謂文謂章謂黼謂黻卽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等亦皆可以五者通稱之詩唐風云素

衣朱襹次章素衣朱繡爾雅云黼領謂之襹是黼可謂

繡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繡刺黼文以爲襹領非也

裳刺以法陰陽領在衣上不當用刺也毛傳云襹領也

亦重文觀毛傳以黼釋繡白明衣緣用朱領用黑白襹

文非刺繡亦非績畫馬貢有織文疑黼領以黑白之絲

織而爲之也

荀子正論篇云天子則服五采襍閒色重文繡

閒色謂黼黻文章各以二色相襍文繡謂日月以下十

二章物相襍故曰文

本易繫辭傳

備五采故曰繡衣裳皆有

之故曰重夏本紀云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

繡服色是以十二章爲文繡也左傳云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是十二章統謂之文也而孟子以文繡爲美衣則

黼黻文章亦通謂之文繡也禮運云五色六章十二衣

考工記云襍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又章與彰通爾雅

訓黼黻爲彰是皆可謂之章也爾雅云衮黻也詩言黻

衣繡裳猶言衮衣繡裳論語言禹致美乎黻冕猶言衮

冕鄭注論語云黻是祭服之衣是也邢疏旣引鄭注又解黻為蔽膝誤矣蔽膝在下豈可加於冕乎且黻與修會辨之是舉衣上六章之物以及黼黻文章通謂

之黻也大雅云常服黼黻尋黼黻猶言黼冕是又通謂之黼也若舉二字言之或曰黼黻如大戴禮所云或曰文

章如論語所云或曰黼黻文黼黻文繡也郊特牲云黼以黼黻該

四旁閒色以文繡統中央章物皆散文則通之例也孫

氏謂衣亦用刺繡旣昧于陰陽之義周官司服疏云衣是陰刺亦淡又泥于大戴禮黼黻衣而謂衣但繡黼黻

不知猶有文章且謂刺于五章空隙之處顯與考工記

不合至孟子稱舜被袗衣說文以袗為玄衣士冠禮兄弟畢袗玄

袷與袴通淮南子尸祝有袷袷又通軫今是也玄衣有月令曰袷軫路軫路卽玄路是袷爲玄也畫文趙岐注訓袷爲畫義亦可通而以被畫衣爲黼黻絺繡此趙注之誤未可據也五帝本紀云賜舜絺衣絺衣蓋卽周之絺冕服也絺冕三章孤卿服之此周制也其上有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其下有大夫一章而皋陶謨言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王制孔疏推鄭意謂天子十二章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僞孔傳則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二說皆非五服當在天子之下虞制蓋與周制同舜此時未爲帝亦未爲相故賜以絺冕之

衣也天子諸侯之冕服未有絺繡於衣者也孟子言舜被袞衣此在爲天子時與史記絺衣不同孫氏以絺衣爲袞衣誤矣且讀絺爲絺綌之絺而謂刺繡以絺爲質不知舜時蠶事之興已久冕服最貴豈可不以絲爲之況絺綌爲當暑之服非四時之常服也尙書本文以絺對作則絺非絺綌甚明矣白虎通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孫氏據此因謂刺繡於絺然禮運言上古未有麻絲衣鳥獸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古聖人始制衣服卽以布帛爲之未聞但取絺綌以蔽形白虎通之言未足據也孫

氏又謂夏本紀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絺繡文亦畫也
文足以該山龍已下五章之畫繡足以該粉米已下繡
文不知文之本義非畫績也文爲物之交錯而有光采
易言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又以天文與地理對言
又言虎豹之文炳蔚此文之本義不可訓爲畫也且日
月星辰正是天文文莫大于是而謂夏本紀所言文繡
自山龍以下而日月星辰不與焉必不然矣是則孫氏
所以申伏駁鄭者皆爲曲說而大傳之言必不可從也
然鄭君注司服謂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
旌旗冕服止九章則其說亦謬案周官經文王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夫衮冕九章公之服也公自衮冕而下如王服則王之服必有加于九章之衮冕而爲十二章可知大裘之冕其服必十二章也王與公侯伯子男差等王皆十二公皆九侯伯皆七子男皆五如王執鎮圭尺有二寸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伯躬圭皆七寸子穀璧男蒲璧皆五寸王建大常十有二旂公旂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此類不可枚舉然則公服九章天子必服十二章以爲尊卑之別若同服九章是尊卑無別也郊特牲言王被衮以象天明有日月星辰是周天子服

十二章之確證鄭君乃以此爲魯禮豈周天子不服十二章而魯侯反得服十二章耶且經文明言王何得指爲魯乎凡經言王而鄭注指爲魯者皆大謬之說也江慎修謂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於胡底乎此說亦不然周禮尙文夫子稱其郁郁則監二代而損益者大抵損質而益文也況冕服尤重文章夏禹不尙文猶且致美而以尙文之周王乃反損十二章而爲九章此必無之事也且卽損前代之文亦空上下皆損乃天子獨自損之而公侯伯子男皆不損有是禮乎鄭志又謂大裘

上有玄衣與裘同色其服無章

司裘疏引此

其意謂祭天尙

質也然祭天固有尙質之事

如器用陶匏席用橐

而旂

常冕服則致其文郊特性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又云旂

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則服必十有二章可知乃謂

其服無章下同於士之爵弁服以至尊行大祭而服等

于至卑不亦僂乎冕璪旒極其華而服則無文抑何衣

冠之不稱乎而鄭謂大裘之冕無旒則又與郊特性冕

璪十二旒之說顯相刺謬矣或疑大裘不言裘似乎無

文不知經文每有互見之法大裘不言裘其餘冕服不

言裘互文錯見也

本戴東原說

大裘用黑羔皮與朝服之羔

裘同然其制特大又爲天子諸侯之祭服卿大夫自祭

家廟不得服之

卿大夫自祭用冠弁服則其裘卽朝服裘也

故名之爲大裘

玉藻云大裘不裼可知爲祭服也又云惟君有黼裘以
誓省大裘非古也誓省輕於祭故服黼裘而不服大裘
然黼裘亦非人臣所得服則大裘之尊更可知六冕之
服同用大裘無疑矣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
之服似大裘非凡祭所概用然其下文別無他祭之裘
但言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良裘卽黼裘功裘卽朝服之裘竝非人君祭服之裘是
則大裘不專祀天而云祀天者舉其重以概其餘也司

服言祀天服大裘而其餘不言亦猶是也享先王用衮

冕而祀天尊于先王其服衮不言可知或者泥其文遂

謂大裘之上無衮衣不亦惑乎

几裘之外有祔衣祔衣

衣鷩衣之類玉藻言大裘不祔則裘外有祔衣可知又言尸襲尸服卒者之上服祭者與尸服同則祔衣之外有上服亦可知矣又鄭注考工記黼黻文章謂此言刺繡采所

用繡以爲裳毛詩孔疏因謂黼黻在裳

黻衣繡裳疏黻皆在裳言黻衣

者衣大名又玄衮及黼黻黼黻謂絺衣也疏云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

江慎修因謂黻

冕是舉後一章以該他章然衮冕鷩冕毳冕皆舉其首

章以該其餘於理爲順若舉後一章以該他章則不順

矣徧考經典無此體例是知鄭孔之說非也惟衣有黼

黻故有黼冕黻冕之稱衣在上體與冠相近古人衣必

與冠同色

詳聞色說

以衣與冠一類也裳與屨同色則與冠

不類也若舉裳之一章與冕連文竝稱是亂其例也以

衣爲衣裳總名而解黻爲祭服之衣可也必指黻爲裳

之一章謂舉最後一章以該餘章不可也

以衣爲大名而言黻冕猶

言衣冠也以黻爲裳之一章而言

又案禮器云禮有以

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龍袞

言衣非言裳則黼黻亦皆言衣可知孤卿希冕裳有黼

黻孤卿亦大夫若謂黼黻在裳則不得言諸侯黼大夫

黻矣經意言尊者文多卑者文少以次遞降是則諸侯

黼大夫黻者諸侯備有黼黻大夫有黻而無黼也竊謂

黼黻文章黼重於黻文重於章天子諸侯皆有黼黻文

章分列衣之四旁大夫但有黻與章服希冕者刺粉米

於中鄭注司服希冕云希讀爲絺或作蒔字之誤也希

畫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而章在左黻

在右服玄冕者裳刺黻爲一章衣亦有黻王制疏有孤

卿大夫玄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玄冕衣裳旣相稱

而黻爲黑青相配與玄衣之色相似玄爲黑而微其文

不著足見位益卑則文益少也士玄衣纁裳則衣裳皆

全無文矣左昭二十五年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九文謂山龍華蟲以下九章六采謂天地四方之色

五章謂文章黼黻繡

本杜注但杜解九文分華蟲爲二不及宗彝失之

此子產

之言明侯國之禮故有九文而無十二章九文之外又

有五章其指文章黼黻繡無疑亦可見黼黻之在衣也

諸侯有九文五章似亦得稱龍衮然五等諸侯惟上公

得服衮冕天下罕有猶且但有降龍無升龍

本親禮注

又無

日月星辰不如天子之備而黼黻等五章不減於天子

故曰天子龍衮諸侯黼天子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六章而龍爲最著諸侯衣有黼黻文章繡五章而黼爲

最尊

黼在右衣尙右手故以黼爲尊祭義月令皆先言黼黻後言文章可知黼爲尊也大戴禮言黃帝黼

敝衣舉其重者言文章者順四時之序又一義也故各舉其一以該其

餘也大夫有敝與章以敝爲重又玄冕但有敝無章故

曰大夫敝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敝冕命士

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所謂大夫敝也此敝冕與論語禹

之敝冕乃衮冕之通稱此則大夫之正服也詩小雅云

孔疏引論語敝冕解之且以敝爲蔽膝誤矣

玄衮及黼此言天子賜來朝諸侯黼冕之服所謂諸侯

黼也毛傳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未嘗言黼在裳

又未嘗言衮黼非一衣也鄭箋黼黻謂絺衣諸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

下孔疏因謂黼黻刺之於裳又謂經言及則非一之辭

君子來朝非獨上公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不知

詩之意願諸侯有功德可進之爲牧伯齊同上公因賜

衮冕之服觀下章福祿申之天子命之等語可知非謂

諸侯不一等所賜非一也玄衮及黼者謂衣之中畫龍

其旁又有黼黻文章也而言孔冲遠但知黼黻在裳故
黼不言黻可爲諸侯黼之證

謂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是夏殷禮不知經文凡不
明言夏殷者皆周禮也下文云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
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云朱綠似
夏殷禮周禮天子五采藻孔疏又謂周家旒數隨命數
士但爵弁無旒不知此亦周禮也蓋大夫士有王朝侯
國之異王朝之大夫此大夫通卿而言與諸侯略等士與諸侯
之大夫略等然則王朝之士得服冕也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此侯國之大夫士也玄衣纁裳是爵弁侯國士不得服冕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士三此王朝之大夫士也說苑脩文篇云士

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與禮器異蓋指王朝之

大夫士言也王朝大夫或服毳冕或服希冕士玄冕故曰士黻大夫黼上大夫為孤

卿六命與侯伯等而服毳冕其冕七旒下大夫四命與

子男等而服希冕其冕五旒上士三命與大國之卿等

而服玄冕其冕三旒三公八命服鷩冕故卿服毳冕大夫希冕孔冲遠王制疏謂三公服

毳冕非也外諸侯則皆九旒以遠王得伸也其玉各依命數

辨等威也三公與外諸侯之上公略相等雖服鷩冕而

有九旒所以尊之也夏官弁師云諸侯之纁旒九就九

就即九旒此與禮器適合而鄭注謂侯當為公字之誤

也失之矣五采纁但言朱綠以此二采下達於大夫士

猶黼黻文章繡五者皆備而黻下達於大夫士所以天子衮冕亦稱黻冕也然則禮器所言非夏殷之禮明矣孫淵如謂夏禮非殷禮以夏尙文與周同據春秋繁露夏文商質之說不知夏禮實不尙文董子之言未足據也

詳夏禮尙文辨

又謂此爲尊者降等之服其祭服自各有山

龍又引春秋繁露度制篇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

之說謂此爲燕居之服不知衣服之制各有等差卽祭

服亦豈不爲尊者降等乎禮器所言正是祭服

鄭注亦云此祭

冕若燕居則天子諸侯皆服玄端玉藻有明文也董子

此言亦未可據又謂此龍衮是玄衣山龍大傳之士服

也天子服士服史記稱帝嘗其服也士是也不知帝嘗之服士服特在燕居之時若朝祭之服下與士同尊卑無別雖皇古亦不至此龍衮是天子極盛之服惟大朝大祭用之而謂卽士服可乎孫氏之說謬亦甚矣

棺槨考

五禮莫重于喪棺槨尤送外之大事不可以不考也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云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

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鄭注引檀弓天子棺制因云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
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裨一重也士無屬
不重也孔疏天子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上公合厚二尺
一寸案此二節注疏皆誤天子棺四重水兕革棺爲第
一重柩爲裨棺是第二重梓爲屬棺是第三重又爲大
棺是第四重四重卽四物故曰四者皆周也若以水兕
爲二物孔疏水兕二物四重凡五物也而以上公去水牛爲三重是天
子之棺五重矣凡言君者統五等諸侯而言未有獨去
上公而稱侯伯子男者也周官五等諸侯多以命數分

為三等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車旗服物皆依命數別為三等

初不以諸公諸

侯分二等也

周官亦有不分三等而統稱諸侯者如掌次司裘所言是也

惟公羊隱

五年傳云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以諸公諸侯分二

等然降至大夫與士混同二佾殊非禮制當以左氏諸

侯六大夫四士二之說為確至禮記一書多以天子諸

侯大夫為差五等統稱諸侯亦不以諸公諸侯分二等

也禮器云天子五重八翼諸侯三重六翼彼言抗木與

茵之重數

抗木在棺上所以禦土茵在棺下所以安神如生時坐有茵褥也

此言棺之

重數其事同類則諸侯之棺不當與諸公有異矣喪大

記言君者最多皆不分別諸公諸侯

如君裏棺用朱緣君蓋用漆三衽三

束君殯用輅轎至
于上畢塗屋之類

此何以獨別之乎君無革棺而有棨

與屬棺大棺是諸侯三重也今言上公去水牛餘兕

屬大棺爲三重其說不可通蓋自天子遞降以至于士

皆減一棺而水兕革棺被之則二革合爲一棺矣豈可

以水牛爲一棺乎鄭所以爲是說者以士止有大棺可

言不重不可言一重故謂天子五物爲四重增入諸公

三重強作去水杼兕之解降殺至于士乃可言不重也

不知凡言重者皆以一物爲一重如天子之席五重謂

莞藻次熊黼周官所謂五席未嘗有六席也

孔疏謂五
重六席三

重四席再重
三席非也

楚辭云君之門以九重王逸注謂關門遠

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雉門應門路門寢門說固未當

詳天子城方九里考亦可見九重止九門無十門也厝家言天有九重謂月一

水二金三日四火五木六土七恆星入宗動九亦止九天也禮器言大夫席再重而

不言士之席以士只一席不可言重故略之可知再重

只二席非三席也鄉飲酒之賓士也公食之賓大夫也

鄉飲酒賓席不言加而公食賓席言加又可見大夫再

重只二席也若是三席則士當有二席亦可言加矣又

鄉飲酒禮言公三重大夫再重此公字爲孤之通稱公二句與禮器少異

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辭加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

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蓋公三重者其席只有三去一席

則二席大夫去加席則一席降于公也無諸公則大夫得伸其尊不當只用一席同于士而無別故不去加席也公言去一席而大夫言去加席亦可知大夫再重只二席也此皆每一物爲一重之證也凡兩物積累方可言重若只一物則不可言一重故再重之下卽曰不重而無一重之文周官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其明證也鄭不明重字之義而謂再重之下有一重又謂一重二物再重三物三重四物四重五物因而別出諸公於諸侯之上皆失其實矣水兕革皆不甚厚必合二革乃厚三寸分之則各厚寸半

也如鄭說則當言其厚六寸且水兕之革又安得各有三寸之厚乎革棺三寸則裨棺當五寸屬棺當七寸大棺當九寸皆奇數諸侯裨棺四寸屬棺六寸大棺八寸皆偶數大夫士亦皆偶君陽而臣陰之義也檀弓疏謂天子大棺等皆與諸侯大夫同則上下無別而與革棺三寸亦非等差矣

孔疏旣作此解後又引或說謂天子大棺九寸別具一義竊不知或說爲

長

天子棺四重合厚二尺四寸孔依鄭義亦謂合厚二

尺四寸名同而實異也又檀弓疏言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币惟樽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然此經云衣周於身棺周於衣樽周於棺土周於樽數周字皆當

一側則椁上下亦宜有底蓋矣莊子列禦寇篇云吾以
天地爲棺椁椁象天地亦可見其有底蓋也桓司馬爲
石椁三年不成孔子謂外不如速朽椁若無底蓋又何
必以石爲之又何有不如速朽之說乎左成二年傳云
椁有四阿杜注四注椁也此王禮鄭注以阿爲棟謂四
角設棟不知阿不可
訓棟棟在屋正中不在四角
椁之四角亦非可設棟也蓋天子之屋四隅高起謂
之四阿杜以爲四注亦未
精詳四阿反站考椁象之若椁上無蓋何以有
四阿乎喪大記云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
司几筵云柏席用韃鄭讀柏爲椁謂椁席藏中神坐之
席也諸侯棺椁閒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

純據此椁內寬大可知然則茵之三重五重皆在椁內
椁非必無底也抗木抗席當在椁上椁非必無蓋也孔
謂椁不如棺之周其亦誤矣檀弓又云柏椁以端長六
尺鄭注云以端題奏也孔疏云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
竝葺材頭也每段長六尺此說亦非端者木之頭也木

以末爲尾以根爲頭

朱子謂草木倒生頭反在下是以根爲頭也

根最堅勁

故棺椁以木根爲之莊子人閒世云俯而視其大根則
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椁此其證也如鄭說則端字下當
增其文矣古之棺椁疑皆用八片合成天子之椁之材
更大每面二片每片皆廣六尺

廣亦長也長廣義同若椁身之長必不止六尺

也蓋人長八尺棺之容戶尚有空餘之處是棺之長且不止八尺矣況梓又大于棺乎若每段截斷其長六尺奏合而成梓身之長則梓不固矣且木之大者難得長者易有何必截為六尺乎六尺之長既非梓身則為廣六尺可知矣每面若止一片六尺則太狹若三片則有一丈八尺又太廣矣故知每面二片各六尺也棺之制亦當入片合

成可知矣 台之得一丈二尺蓋天子棺四重其厚二

尺四寸兩旁合得四尺八寸棺中容大斂衣百二十稱小斂衣十九稱其廣約當有二尺二寸合之凡廣七尺

梓厚一尺

鄭云梓方蓋一尺以四寸之棺五寸之梓推之天子大棺厚九寸則梓厚當一尺方猶厚

也

兩旁合得二尺棺梓開容一席廣三尺

生人席廣三尺三寸有奇

此神席稍殺別幽明也

統計之凡一丈二尺也由此推之大棺廣

七尺

厚九寸廣七尺皆合奇數

每片三尺五寸屬棺廣五尺二寸每

片二尺六寸裨棺廣三尺八寸每片一尺九寸革棺廣
二尺八寸每面一片皆可得而知矣以此降殺諸侯棺
三重合厚一尺八寸兩旁合得三尺六寸棺中容大斂
衣百稱小斂衣十九稱其廣蓋亦二尺二寸合之凡五
尺八寸是爲大棺之廣

每片廣二尺九寸

椁厚九寸兩旁合得

一尺八寸棺椁閒容一柩廣二尺四寸

郭璞注爾雅釋樂云柩方二尺

四寸統計之凡一丈爲椁之廣椁每片廣五尺大夫棺再

重合厚一尺兩旁合得二尺棺中容大斂衣五十稱小

斂衣十九稱當廣二尺合之凡四尺是爲大棺之廣

每片

廣二尺

椁厚七寸兩旁合得一尺四寸棺椁閒容一壺廣

蓋一尺八寸

壺容一石大于甒一倍甒徑一尺二寸則壺徑當有一尺八寸且天子棺槨間容三

尺諸侯容二尺四寸士容一尺二寸皆降殺以六則大夫容壺當有一尺八寸矣統計之凡七

尺二寸爲槨之廣每片廣三尺六寸土棺厚六寸兩旁

合得一尺二寸中容大斂衣三十稱小斂衣十九稱亦

當廣二尺合之凡三尺二寸爲棺之廣

每片廣一尺六寸

槨厚

七寸兩旁合得一尺四寸棺槨間容一甒廣一尺二寸

莊崇義三禮圖甒腹橫徑一尺二寸容五斗

統計之凡五尺八寸爲槨之廣

每片廣二尺九寸莊子人閒世云七圍八圍貴人之家

求禪傍者斬之禪傍謂棺貴人稱家當是大夫七圍六

尺三寸徑二尺一寸八圍七尺二寸徑二尺四寸

詳棟梁解

兩旁削去樹皮恰得二尺此大夫棺木每片廣二尺之
一證而天子諸侯與士皆可類推矣檀弓云夫子制於
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此庶人之棺槨也棺厚四
寸兩旁合得八寸棺中所容衣衾不多其數無考當廣一尺
八寸凡二尺六寸爲棺之廣槨厚五寸兩旁合得一尺
棺槨間當容六寸統計之凡四尺二寸爲槨之廣每片
廣二尺一寸亦可推而得矣所可疑者孟子云古者棺
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趙岐注
中古周公制禮時也然檀弓啜大記所言明是周禮與
孟子不合豈孟子非與竊謂中古非周公之時當在唐

虞之世上古則黃帝時也易繫辭傳言黃帝取諸乾坤而制衣裳下言後世聖人取諸大過而爲棺槨聖人卽黃帝也劉向趙咨皆言棺槨之作自黃帝始其說得之舜典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文又言修五禮論語言堯煥乎有文章則棺槨不應無度可知中古棺槨之制在唐虞時矣若中古指周公時豈自殷以前棺槨皆無度邪且有中古則有下古周公若爲中古則下古爲何時乎

孟子蓋以黃帝爲上古唐虞爲中古周公爲下古也

自唐虞至于殷棺槨皆

貴賤無別蓋以喪事從厚令人子皆得盡其心故不分別貴賤猶三年之喪上下通行也至周尙文增以牆翬

之飾貴賤乃有差等貴者棺有數重固厚于古第降至

庶人棺僅四寸與墨子三寸之棺相近

墨子云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

法棺三寸足以朽體又莊子云墨子桐棺三寸而無槨

孟子答充虞木若以美之

問意主於厚故引古制之厚下達於庶人者以告之也

趙氏以為周制朱子從之誤矣

趙氏之意或以檀弓喪大記所言為春秋之制

也然喪大記多釋儀禮士喪禮既夕禮等篇明非春秋制矣且夫子宰中都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自以衰世多變禮故用周公之制以正之送外大事聖人豈肯從俗哉檀弓一篇所言棺槨多

合於禮然亦有可疑者如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周

鄭注火熟日聖燒土治以周于棺也或謂之土周孔疏聖土為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也案今人用甌作墓四

周于棺或謂之棨即聖周也

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嬰周人以殷人之

棺槨葬長殯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殯下殯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此恐不然自黃帝創爲宮室上棟下宇皆以木爲之从者有棺槨猶生者有宮室其制亦始于黃帝則黃帝時已用木爲棺槨故倉頡造字棺槨

皆从木旁也

說文棺槨皆从木

易繫辭傳言棺槨取諸大過大

過上兌下巽巽爲木猶宮室取諸大壯大壯上震下乾

震亦爲木也宮室木在地上自地以上皆天

本張湛列子注故

其卦象木在天上棺槨木在地下故木在下卦中四爻

皆奇象棺槨之形初上二爻皆偶

三

其畫中斷象坎土

之形卦爻辭又取象于棟

中四爻棟之象

亦可知棺槨猶之宮

至也然則棺槨之必以木始于上古制器尚象其義明

矣

十三卦取象凡言木器者其卦必有木如斲木爲耜

揉木爲耒取諸益益上巽下震皆木也斲木爲杵損地爲臼取諸小過卦

上震下艮震木也若以瓦爲棺最易損壞雖曰有虞

氏尙陶亦豈無木器曾謂送外大事人子欲無使土侵

膚者在太聖人反忽此與又泥僅有瓦棺而無槨一旦

毀壞骨卽入土聖人之心能安之乎夏后氏雖有塋周

而無木槨且仍用瓦棺棺一毀骨卽寒矣

塋周亦以土爲之土侵骨

則寒

大禹致孝乎鬼神寧反昧此夏后氏用明器以象生

時所用第稍殊耳如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亦必以

木爲之豈棺槨象生時宮室反不用木而全用瓦與宮

室不類乎必不然矣後漢書趙咨傳云虞夏棺槨或瓦或木亦非也周人葬塋亦當用棺槨但不重而又小以殺於成人而已曾子問云下塋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是不用棺而但爲土槨葬於墓則亦用棺下言下塋用棺衣棺自史佚始是也此棺必以木爲之非瓦棺也但言下塋土周則中塋必不用塋周而有棺槨矣中塋年十五者已入大學外不葬以棺槨抑何忍與始未可信也

釋民

民之爲言萌也萌者草木之初生也

說文萌草芽也

萌與蒙聲

相轉易序卦云屯者物之始生也

說文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

中貫一一地也尾曲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野處耕夫愚蒙無知

故有萌之稱古者謂民曰萌戰國策施及萌隸漢書霍去病傳及厥眾萌楊雄傳遐萌爲之不安後漢書宦者傳皆剝割萌黎鹽鐵論三代之盛無亂萌列女傳郭外萌皆可證也韻會引說文云民眾萌也萌而無識也得其解矣

今本作眾氓又無下五字大繆

然則民之本義當屬農人其工商等皆稱爲民者乃通稱非正稱也工商皆有智計非

萌而無識者不得稱民明矣士之未仕者本亦不謂之民而國語以士農工商爲四民是士亦通稱爲民工商

之稱民亦猶是也中庸云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遠人中兼有商賈別庶民於工商其專爲農民可知下文以時使薄斂爲勸庶民之事明是農民大戴禮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懋亦別民於工商民之爲農尤明說文云農耕也不訓爲耕夫而但訓爲耕可知農之本義非力田之人也以耕田之人而謂之農猶以執兵之人而謂之兵也故孟子多言農夫毛詩亦言農夫農人諸書有單言農者省文耳農旣非力田之人又可知力田之人當專稱爲民矣民又無位之稱工商等與農人同其微賤故亦通稱爲民若其正稱則當曰庶人與

民對言無位曰民有位曰人詩云空人者貴賤之通稱

天子曰一人一則至尊也億兆曰庶人庶則至賤也凡

在官之府史胥徒以及工商農人皆稱庶人禮記所言

庶人甚多皆統而稱之也孟子謂士之未仕者亦曰庶人以其無位故也然其實當

稱為士行禮當從民又謂之氓氓與萌聲相近也說文

也孟子記許行陳相皆治農事而曰願為氓亦可知民

專屬農矣周官遂人氓字凡七遂大夫一旅師一氓字

本皆作氓詩衛風正義白帖廿二廿三所引周禮皆作

氓今作氓者始於開成石經也若漢時周禮亦不作氓

鄭注云變民言萌異外內也萌猶懵懵無知貌也與說

文合苟作氓則鄭注不可通矣是知古本作萌也萌與
民義同而鄭謂異外內則未必然遂人遂大夫旅師雖
言萌而上下文又皆言民是知萌卽民民卽萌無他義
也

求古錄禮說卷九

臨海誠齋金 鶚

孔子弟子考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凡七十七人家語亦有七十七人此見於索隱所引係古本家語今家語僅七十六人史記家語人數雖同而姓名則異家語不載公伯僚秦冉鄒單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文翁孔廟圖止七十二人而中有林放蘧伯玉申枹申堂則增損又不一矣唐會要及禮樂志開元贈典竝與史記同惟通典於十哲外更列七十三人則增入蘧伯玉林放陳亢申枹琴牢琴

張六人也蘇子由古史箸錄七十九人自謂通史記家語而兼錄之近孔昭煥闕里文獻考博採諸書增多十有四人曰牧皮仲孫何忌仲孫說孺悲公罔之裘序點孔璇惠叔蘭常季鞠語顏承聚廉瑀魯峻子服何朱竹垞弟子考增賓牟賈左邱明諸說不一案史記鄒單字子家蓋卽家語縣亶字子象縣本作鄒卽鄒字亶與單古通家與象形相似其爲一人明矣公伯僚愬子路於季孫而列於弟子太史公必不如此之繆僚當作繆故字子周繆有周旋之義也史記正義云家語有申繆子周不知申繆一作申續卽申堂也是則史記與家語異

者實二人也七十七人之中如冉季公祖句茲輩多不見經傳而琴牢陳亢明見於論語史記乃不載琴張牧皮孟子與曾皙竝列以實孔子之所稱狂者其爲孔子之弟子可知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論樂見於禮記其爲孔子之弟子甚明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此二人次於子路皆爲孔子所使則亦孔子之弟子矣而史記家語皆不載孔忠爲兄之子不當在門人之列而反載之其去取不亦繆乎若夫左邱明爲古之聞人

詳四書正義
巧言令色章

蘧伯玉顏雝由

在朋友之列皆非弟子林放雖問禮說與何忌雖學禮亦不必爲弟子觀夫子稱何忌爲孟孫可知後儒必欲增入亦非也申枬卽申堂今本史記作申堂非也索隱本作堂鄭風云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鄭箋云堂當爲枬是堂與枬通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棠與堂同見魯可峻碑可知申堂申枬止是一人而文翁以申枬申堂並列杜佑於申堂之外又增申枬其亦誤矣琴牢琴張當爲二人論語牢曰子云鄭君注牢者弟子子牢也莊子則陽篇有子牢司馬彪云卽琴牢孔子弟子其云子牢者字也孟子琴張曾皙並稱皙爲字則張亦爲字然則琴牢非

卽琴張矣家語云琴牢字子開一字張是合琴牢琴張

爲一人抑亦誤矣

孫頤谷亦駁家語謂論語弟子皆字而不名若琴牢字張何以獨書名乎

不知論語弟子亦有書名者原憲陳亢南宮适宰予皆名也

此皆去取之不當者也

至於姓氏名字里居年齒各有異同得失史記公冶長

字子長古人未有字與名同者家語作公冶萇

見索隱蓋

名萇而字子長也

范甯云字子芝非也

論語公冶長南容竝紀南

容爲字則公冶長亦爲字可知論語凡複姓連字稱之

字必去其一字如公西華漆雕開司馬牛巫馬旗皆不

言子公冶長亦猶是也南宮括家語作南宮韜蓋有二

名括亦作适韜亦作緇假借字也公皙哀字季次家語

哀作克古人名字皆相應哀必有次故名哀字次若作
克則與字次不應矣高柴字子羔禮記作子皋皋者柴
之所生名字相應其作羔者同音假借也漆雕開字子
開此亦名字相同古無此例閻百詩云讀漢藝文志孔
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記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
避景帝諱也家語開字子若失之丁氏杰云論語启斯
之未能信今作吾者
傳寫誤耳然子貢嘗言吾亦欲
無加諸人是亦自稱為吾也巫馬施字子旗論語家
語旗皆作期施與旗皆从扌其義相應是旗為正字期
為假借字也顏幸字子柳宋本家語幸作辛柳有聚義
鄭君注柳谷謂日入時諸色所聚又
注嬰柳謂諸節所聚是柳有聚義也聚者人之幸也故

名幸字柳若作辛則與字柳不應矣冉孺字子魯孺子
愚蒙故字魯魯一作曾以形相近而誤也伯虔字子析
索隱引家語作子皙今家語作楷虔者敬也皙者明也
敬則心明故名虔字皙皙正字析假借字楷與皙形相
涉而譌也正義引家語又字子循蓋與曹邴相連而誤
也史記曹邴伯虔連敘曹邴字子循公祖句茲家語脫句字顏高字子
驕家語作顏刻索隱引作顏產誤與世家同是亦有二名猶南
宮括之別名韜也刻當作克刻本亦作克克爲好勝與字驕
亦自相應其作刻者同音假借字也漆雕徒父索隱引
家語亦作徒父字固眾志成城可以固守故名徒父字

固今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誤矣壤駟赤字子徒索隱

引家語亦作徒今家語壤作穰徒作從廣韻云壤駟穰

姓作穰誤也赤有空義語謂赤手也徒有獨義反訓也猶

苦之爲亦得訓爲空左傳齊師徒歸杜注徒空也故名赤字徒若作

從則不相應矣商澤字子季索隱字季今家語作字子

秀八卦兌爲澤兌爲季女少女猶季女也召南曹風皆有季女故名澤字

子季若作秀則不相應矣石作蜀廣韻云石作複姓家

語石字誤作右后處字子里索隱亦作后今家語后誤

作石米本字里之亦誤公夏首字棄當作子棄凡無子字者皆脫文也

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首作手首在上凡在上者能棄

乎下故名首字藥首正字手假借字也奚容蒧

蒧與字點同

子哲

哲字今作哲非也

索隱引家語同今本家語脫容字蒧又

譌作箴哲譌作楷公堅定字子中索隱引家語作公肩

定字仲公肩複姓檀弓有公肩假肩正字堅假借字也

定猶止也止必貴於中大學止于至善卽中庸也故名

定字中家語作仲則名字不相應矣今家語作公賓字

子仲賓爲肩字之譌又脫定字顏祖字襄祖始也

見爾雅釋

詁襄除也

見爾雅釋言

創始者必除舊故名祖字襄今家語

祖作相以形相涉而譌也鄒單字子家鄒單當作縣直

直信也

見釋詁

信必先於家故名直字家家語作子象則

亦不相應矣索隱作縣豐廣韻注作縣亶父皆誤罕父
黑索隱引家語同今本作宰父黑誤廣韻亦誤作宰秦
商字子丕索隱引家語作丕茲今家語作不慈名商者
取法於商王也王道至大故字子丕猶卜商字子夏夏
亦大也若作丕茲不可解矣且古人之字皆必用子字
或伯叔等字今字丕茲實無此例蓋茲卽子聲之誤又
誤倒其字猶子里之誤作里之也申堂字周索隱引家
語作繚鄭注論語申枨以爲卽申續邢昺論語疏引家
語亦作續困學紀聞又引作續今論語作申續堂爲賓
主周旋之地續亦有周流不息之義故皆字周蓋一人

二名與南宮括顏高同繚亦有周義然與公伯繚字周相混恐當以作續爲是績與續皆形相近而譌也榮旂字子祺家語作榮祈祈與祺相應祈正字旂假借也索隱作子顏則與旂祈皆不相應矣縣成字子祺索隱字謀論語云好謀而成故名成字謀若字祺則不相應蓋與上文子祺相連而誤也家語作子橫更繆左人郢字行

郢與程通畢郢卽畢程也故名郢字行

索隱引家語同廣韻云左人複

姓今家語作左郢誤也鄭國字子徒正義引家語薛邦字徒今家語作子從國本邦字因避高祖諱而改爲國鄭作薛字誤也邦非眾不立故名邦字徒家語作從亦

誤步叔棻廣韻作少叔棻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史
記作步叔以形相涉而誤也廉絜字庸今家語作子曹
絜與潔通廉潔之道貴於有常故名潔字庸庸者常也
若作曹則與名潔不相應矣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
稱何與遐通周頌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路之遐者
恒我假又通遐登遐亦作登假必冉冉而至故名何字冉若作稱則與名何不相應矣
狄黑字皙今本作皙誤今家語字皙之皙白也黑反爲白故
名黑字皙若皙之則不可解矣皙之始子皙之誤之與
子聲相近皙與皙形相似也邾翼索隱作邾選文翁圖
作國選國爲邾之諱邾當作邾明矣孔忠與家語同古

史作孔弗非也公西與如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作公
西與誤公西蒧字子上索隱引家語作子尙尙與上通
今家語作公西蒧蒧與蒧形相近而譌也家語陳亢字
子元宋本字子亢鄭注論語云子禽弟子陳亢也邢疏
引家語陳亢字子禽爾雅釋鳥云亢鳥隴故名亢字子
禽今家語作子元宋本作子亢皆非也史記閔子騫少
孔子十五歲索隱引家語同今家語誤作五十歲子游
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五歲夫子厄於陳蔡之
閒年六十二

江慎修考
定如此

若子游少四十五則是時方十

有七歲安能從師遠游又安能卽以文學名耶古文三

四字皆積畫四字當是三字之譌子夏少四十四歲亦

當作三十四子張少四十八歲則夫子沒時

夫子卒年七十四

子張方二十有六而論語記其問達問行干祿其爲學

必已多年亦爲不合四字蓋亦三字之譌子賤少四十

九歲索隱引家語同論語疏亦同今家語作四十歲脫

九字夫子六十九反魯子賤爲單父宰有與夫子問荅

語大約在七十前後若子賤少四十九歲則爲宰時方

二十餘歲安能鳴琴而治乎且夫子稱爲君子其成德

何易易乎四字亦當爲三字之譌家語原思少三十六

歲夫子年五十三四時爲司寇以思爲宰若思少三十

六則是時方十七八歲安能爲宰乎三字當爲二字之
論史記子羔少三十歲今家語作四十論語使子羔爲
費宰蓋在夫子爲司寇使子路墮費之時若子羔少四
十歲則是時方十五六歲安可使爲宰乎當作三十爲
是樊遲少三十六歲今家語作四十六亦當作三十六
爲是有若少孔子十三歲索隱引家語作三十三歲今家
語作三十孟子言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三人
六歲誤皆以齒序孟子論列孔子弟子皆以齒序如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顓孫是也子貢少
三十一則有若當少三十三家語是也史記十字上脫
三字傳寫之譌耳子華少四十二歲鄭注論語同論語

子華使於齊冉有與其母粟五秉卽夫子之粟此蓋夫子爲司寇時故有粟如此之多又與原思爲宰同時故類記之也

毛此河說如此

若少四十二歲則是時方十二三歲

安能出使乎四字或爲三字之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此以齒序冉有少二十九子華少三十二序於冉有之下亦自合也家語顏刻少五十歲夫子畏於匡時年五十七顏刻爲僕若刻少五十歲則是時方七歲安能御車乎五十或十五之譌猶閔子之十五譌爲五十也陳亢少四十歲伯魚年五十一卒而亢有問于伯魚此豈十一歲以下所能乎四十當爲三十之譌史記

公冶長齊人家語作魯人子羔衛人家語作齊人漆雕
開魯人家語作蔡人巫馬旗魯人家語作陳人公孫龍
楚人家語作衛人此皆當以史記爲正家語出於王肅
多不可信也

屏考

屏之制久失其傳鶚於廟寢制度考曾爲辨正然所考
猶未詳也今考說屏制者其誤有六一日天子外屏諸
侯內屏此本出禮緯鄭君注禮記引其說後儒遂以爲
不刊之典而不知其大謬也說文云屏蔽也論語云邦
君樹塞門鄭注云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是設

屏所以蔽門凡蔽塞者必在內而蔽外詩豳風云塞向
墜戶塞之者必在內也屏在門內雖不切近於門亦足
以蔽若在門外切近於門則人不可出入稍遠於門即
不足以蔽矣詩大雅云大邦維屏書顧命云建侯樹屏
六服諸侯皆在九州之內爲天子捍禦四夷與屏相似
故謂之屏此屏在門內蔽外之證也

王藻云其在邊邑日某屏之臣某鄭

注云邊邑九州之外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蕃
與藩通則此屏字當訓爲藩大雅云价人維藩毛傳藩
屏也藩本非屏而爲屏之類亦可通稱爲屏藩在門外
蕃國亦在九州外屏在門內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亦在
九州內其義同故名同也星經云太微垣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
近右執法所以擁蔽帝庭也天皇會通云內屏設於路

門諸侯入自應門則天子寧立其前也此又天子亦內
屏之證也且路門外爲治朝應門外爲外朝若門外有
屏何以行朝禮乎治朝外朝無堂而卽門爲位亦有朝
堂之象若天子出至屏外立於廷中殊無體統反不如
諸侯之朝位有是理乎若立於屏內則諸臣皆爲屏所
蔽而不得見矣苟屏與門相距甚遠豈塞門之義乎觀
禮侯氏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
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而襲今本脫襲字遂
入門左鄭注云王辭之不卽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
也天子外屏賈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卽是外屏

不知此文當以出自屏南爲句謂自屏南而出也屏若在門外稍遠於門侯氏何必南行繞出屏外而轉北行以適門而乎惟屏本在門內天子雖辭侯氏侯氏尙不敢遽出隱於屏南立而少待天子旣無後命侯氏乃自屏南而出適門面而襲門面有次故襲於其中肉袒于門東亦在鄭謂隱於屏而襲屏南非襲之所且旣襲於屏南又何必適門面乎敖繼公云適門面爲襲也此說得之夫出自屏南正可爲天子亦內屏之證而鄭反以證天子外屏其亦異矣又按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云師尙父奉書而入負屏而立入門而負屏在門內甚明是天子朝廟皆內屏也一日

屏設於路門而中門無屏曲禮孔疏云諸侯內屏在路

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此不知天子亦內屏又

不知天子應門諸侯雉門亦皆有屏

天子諸侯皆三門應門天子中門雉

門諸侯中門

其說更謬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寧此言

路門之外屏之內其閒爲君臣佇立之地故謂之寧也

爾雅通言天子諸侯之制卽此可知天子亦內屏而屏

設於應門內更可知矣

諸侯屏設於雉門內

若但設於路門內何

得云門屏之間謂之寧乎卽使天子外屏亦不可通

詳

考然則正門內亦有屏無疑矣

正門卽中門

論語云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注云蕭之言肅

也牆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
蕭牆君臣相見謂每日常朝朝在路門外人臣至屏而
加肅敬屏在正門內甚明又中門內有宗廟社稷故守
禁甚嚴大夫宗廟亦在中門內亦當有禁宗廟更重於
寢夫子言季孫禍及蕭牆之中則必指中門以內不當
但言路門以內也此又中門內有屏之證也三門惟外
門無屏蓋外門之內庶民皆可往來且君必乘車出入
故不宜有屏中門以內庶民不得入故當設屏以蔽內
外其內君不乘車

詳天子登車於大寢階前辨

設屏又無妨也且外

門無朝其內二門皆有朝人君立於門外兩塾間

詳寧考

後須有屏若堂上負依然方成朝儀苟中門內無屏則外朝之位君當空而立不成體統矣一日屏惟設於正門內外路門無之江慎修鄉黨圖考駁曲禮疏之誤而爲之說云天子外屏屏在應門外諸侯內屏屏在雉門內若路門不當有屏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路門內不見有屏也不知屏設於門內不切近於門與門相去約當丈餘故可出入路門內豈不可有屏若謂礙人出入則雉門內亦不可設屏矣且廟門內有屏見於覲禮江氏固知之矣廟門內有屏路門內何不可有屏乎禮經言出入廟門者不知凡幾惟覲禮見一屏餘

皆不見何獨于燕禮入路門者不言屏遂疑其無屏乎
蓋凡入廟者皆無事於屏故屏可不言覲禮侯氏少立
于屏南故特箸其文也吳語云越王乃入命夫人王背
屏而立夫人向屏韋昭注云屏寢門內屏也夫人正寢
門內有屏則王路寢門內亦必有屏可知矣廣雅云罍
罍謂之屏罍罍一作桴思鄭注玉藻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釋名云罍思在門
外罍復也思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古者
每日朝罷卽退臣若有請事則入路門而升堂屏在路
門內至此必復思之因有罍思之名又一證也一日屏
設於門宇之中焦氏循羣經宮室圖云自闕至壁端十

一步四尺屏設於其中天子外屏在闕外諸侯內屏在

闕內案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鄭注云旅道也屏

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

爾雅釋宮云旅途也

是屏不設於門字之

中可知論語言樹塞門蓋屏爲蔽門而設

鄭君謂蔽行道非也蓋當

道樹屏故曰旅樹

又近於門故曰塞門非必正當門中而後可

言塞門也屏設於路門闕內外其地甚狹不可以爲朝

位何得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乎且屏廣如門則不可出

入若半於門安足以蔽內外乎一曰屏可設可去焦氏

循據春官樂師注云天子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是車

直至燕朝知屏可設可去也不知鄭君此注本繆

詳天子登

車大寢階前辨殊不足據屏有蕭牆之名明是小牆又設於道

風雨漂搖不宜用木惟宜築土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

人云以垣當門蔽爲樹見太平御覽李巡注同見禮記疏郭璞注

云小牆當門中中字繆當改作內字淮南子主術訓云天子外屏

所以自障高誘注云屏樹垣也諸說皆以屏爲牆則屏

常設而不可去矣屏亦有可設可去者月令季秋之月

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

整設於屏外鄭注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孔疏云車

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此屏蓋以木爲之故

可移動也楚語云屏攝之位韋昭注云屏屏風也攝形

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爲祭祀之位此屏亦以木爲之可設可去也至若朝門之屏固非以木爲之也明堂位以疏屏爲天子之廟飾似天子廟中之屏以木爲之然鄭注云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孔疏云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刻爲雲氣蟲獸是疏屏亦非以木爲之也若朝之屏則且不疏而諸侯更無論矣一日屏卽是玷亦曰反玷全謝山經史問荅云屏牆之玷亦曰反玷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玷是也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逸周書四阿反玷注以反玷爲外向之室此反玷亦屏牆也不知屏牆之制當內外如一若反向

於外是有背君之形矣且坩之與屏顯然不同反爵之
坩康圭之坩皮會之坩堂隅之坩皆未有別名爲屏者
許氏說文訓坩爲屏非也旅樹反坩本出論語謝山知
論語之反坩是反爵之坩何獨以郊特牲之反坩爲屏
牆乎臺門旅樹反坩各二字爲一事若反坩亦爲屏不
與旅樹複出乎禮記一書皆無此文法也四阿反坩蓋
卽堂隅之坩謂四阿反於坩之上詳四阿反坩解孔晁注謂外
向之室誤矣然室亦非牆謝山以室爲牆抑又誤也鶡
故詳考而明辨之

坩考

坵之制說者不一皆未見其確今考坵有四一曰堂隅之坵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坵南大射儀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坵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又云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坵上又云贊設拾以筈退奠于坵上旣夕云設櫨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坵士虞禮云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餽于西坵上鄭注云坵在堂角賈疏云坵有二若明堂位云崇坵康圭及論語云兩君之好有反坵之等在廟中有之此言坵者皆據堂上角爲名故云堂角是賈以坵卽堂角平地非如崇坵反坵之築土也然大射儀奠決拾于東坵

上士虞禮其荆茅饌于西坵上則坵非平地可知若置之於地毋乃不敬乎是亦必築土以爲之矣爾雅釋宮云坵謂之坵郭注云在堂隅坵墼也釋文云墼高貌也墼或作墼又或作墼案坵墼聲相近訓爲高貌於義亦合集韻訓墼爲動一曰坐貌則與坵聲義皆不合矣端字亦通要以坵有高貌明是累土漢書食貨志云富商賈墼財役貧墼財是積財凡物積累則高矣張衡西京賦云直墼霓以高居墼爲高貌明矣且爾雅以坵釋坵說文訓坵爲毀垣垣是牆之卑者毀垣則更卑與坵相似故曰坵謂之坵又可見坵爲累土也其下句云牆謂之墉墉與坵連文對舉牆築土而成則坵亦築土又何

疑乎

郭注不第云堂隅而云在堂隅箸一在字可知其築土而別爲一物矣

蓋堂隅設堵

一以爲堂上奠物之處一以爲堂下佇立及設物相直

之準一以爲堂之飾且以爲蔽說文釋堵爲屏固非正

義

堵與屏顯然不同以堵爲屏非也然說文解字皆本義間有異說附之於後此恐傳寫脫誤當有本義在

上屏也上文當有一日二字

亦可見其築土

屏是築土爲之則堵亦築土可知

而爲

堂隅之蔽也

堵爲堂隅之蔽故郭注以堵釋堵堵亦有蔽翳之義廣韻云堵陰翳貌楚辭九歎云

舉霓旌之端翳其證也

然堵之制與屏不同近焦氏循羣經宮室

圖據說文謂堂角爲小屏殊不知屏爲小牆牆甚狹而

長

屏南北甚狹東西甚長

若堵亦如之豈可以奠篚與筭乎此雖

知堵是築土而其形制亦繆矣一曰反爵之堵論語云

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
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
各反爵於其上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云
反坫出尊鄭注亦皆謂反爵之坫引論語解之案兩楹
之間古人以爲行禮之節士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請期皆用雁授于楹閒鄉飲酒禮介授主人爵于兩楹
閒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此固大夫士之禮然諸侯若
行昏禮及兩君燕飲亦必如是矣又聘禮公受玉于中
堂與東楹之間中堂謂東西之中注以中堂爲南北之中則不得言中堂與
東楹之間矣此時君雖稍偏於東而賓必與君竝立方可授

受賓在君面則正當兩楹之中閒矣

凡言楹閒者皆當東西之中即中堂

也此不言楹閒而言中堂者以不可言楹閒與東楹之閒也

古者以牖戶之閒爲客

位鄉飲酒禮賓席于此

正當東西之中所以尊賓也聘禮君立偏

東賓立正中亦尊賓之意也然則兩楹之閒正賓主行禮之處安得設坫于此乎孔疏謂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閒近南云近南固不礙于行禮然築土而當中堂亦礙人目且於反爵之禮不合以鄉飲酒禮考之主人獻賓賓奠爵于西階上賓酢主人主人奠爵于東序端主人酬賓賓奠觶于薦東主人獻介介奠爵于西階上介酢主人主人奠爵于西楹南此皆奠爵非反爵及主人取

西楹南之爵以獻眾賓既畢主人以爵降奠于筐其爵

不復行夫此爵本取于上筐既而奠于下筐鄉飲酒禮設筐在禁

南在堂上此上筐也又云筐在洗面在堂下此下筐也又旅酬卒受者以解降奠

于筐記又云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筐既獻奠于下筐則

不得謂反爵矣奠爵于筐是又無玷也又以燕禮考之

設筐在洗面設膳筐在其北膳筐君象觶所奠之筐二筐皆在堂

下主人獻賓賓即以其爵酢主人主人宰夫也主人以爵降

奠于筐又以象觶獻公既獻奠于膳筐更爵自酢于阼

階下奠爵于筐又公為賓舉旅卒受者以解降奠于筐

又主人獻卿既獻奠爵于筐又大夫卒受旅者以解降

奠于篚夫象觚爲君之觚奠于膳篚其餘悉奠于洗西之篚是取于此者亦奠于此固可謂反爵然有篚無玷又在堂下而不在于堂上也蓋鄉飲賓主雖敵而爲大夫士之禮燕雖諸侯之事而賓主不敵故皆無反玷惟兩君好會賓主敵體乃有反玷在堂上反者反其故處也

知反爵非覆爵者爵有兩柱不可覆也且經典未鄉飲有以覆爲反者曲禮毋反魚肉亦以還爲反也

酒尊于房戶間

房之西戶之東也

燕禮尊于東楹之西房戶間

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去楹亦當不遠是二者設尊相近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以此爲主人之惠也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

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立尊于房戶之間
與東楹相當然鄉飲無坫經文明言房戶閒尊當在東
楹北兩君燕飲有坫尊當在東楹南此爲異耳兩君之
坫猶鄉飲之簠簋設于尊南與尊同處則坫亦必與尊
同處可知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天子反
坫在尊南本節注則諸侯反坫當在尊北反坫爲邦君所得有而明堂位
以爲天子之制可知所異雖南北不同要無不與尊同
處尊以盛酒爵以酌酒其事一類故所設之處同也由
是言之坫不在兩楹之間明矣或者以燕禮爲諸侯之
事兩君好會當與燕禮同尊于東楹之西東楹之西亦

可謂兩楹之間也夫謂兩君之燕亦尊于東楹之西是
君臣無別而謂東楹之西卽兩楹之間其名亦混禮經
或言兩楹之間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
混而一之乎至于天子反坫說者皆以爲與諸侯同今
詳考之而知其不然也天子至尊莫與敵體惟諸侯來
朝有客禮故燕之于廟天子燕羣臣皆在寢而有反坫然諸侯亦
人臣也君臣尊卑懸絕與兩君敵體不同其禮當與諸
侯燕禮相近燕禮二篚皆在堂下者以臣行禮堂下取
爵奠爵得其便也則天子燕諸侯反坫亦宜在堂下然
明堂位言天子反坫出尊尊在堂上坫亦在堂上矣夫

臣既在下而又升堂取爵於事不便且以人臣之爵奠于堂上豈不嫌於泰乎竊疑天子反坫有二一在堂上

以奠天子之爵一在堂下以奠諸臣之爵

燕禮二篚膳篚在北亦猶

是也乃合於禮堂上堂下雖殊要皆在尊南皆可謂出尊也又案阮逸三禮圖謂坫以木爲之高八寸其說亦非坫字从土明是以土爲之若謂制之以木則與字義不合其高八寸亦太卑矣或疑土坫甚陋非反爵所宜然大射決拾實于筥奠于東坫上土虞荊茅實于篚饌于西坫上以此推之兩君之燕亦或實爵于篚而奠于坫上未可知也崇坫康圭圭必有藉則反爵于坫豈必無

所藉乎聶崇義謂坳卽豐然豐字从豆其制當如豆而

高

豐以箕解高則便于取也

以木爲之非築土也且反坳非大夫所

有而鄉射爲大夫士之禮亦得設豐坳之非豐明矣又

逸周書有四阿反坳此坳乃堂隅之坳謂屋四隅之檐

阿反起于坳之上也孔晁注以爲外向室誤矣全謝山

又以禮記郊特牲反坳爲屏牆之反向外者其繆更不

待辨矣

詳四阿反坳解及屏考

一曰康圭之坳明堂位云崇坳康

圭天子之廟飾也案覲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圭是

重物必不奠于地上有坳以康之宜矣經不言坳者文

略也入門卽言奠圭則康圭之坳在堂下可知入門右

而奠圭則站在庭之東可知反爵之站在東康圭之站

亦在東正自相類然反爵之站在東者明君惠也康圭

之站在東者明臣禮也

聘禮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闕東用臣禮也侯氏入門右奠

圭亦此意是其義不同也坐而奠圭則站不高可知而云崇

站者以其奠圭故特稱崇以尊之非高於諸站也一日

度會之站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鄭注達公夾室也

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十于站一孔疏云大夫既

卑無嫌故亦于夾室然則士亦于夾室可知但不得爲

閣

鄭注云閣以板爲之度會物

故築土爲站以度會物會物非站可

藏必別有器藏之而度于站也夾室有左右而士止一

坵當必于東夾爲之蓋會以養生生氣發於東也夾室之中亦必設於東墻下可知矣總而論之康圭之坵惟天子有之度會之坵惟士有之反齋之坵諸侯以上斯有之堂隅之坵則通上下皆有之也堂隅之坵其制必方斯兩面可觀且可以奠物則諸坵皆方可知矣康圭之坵坐而奠之其坵之高不過三四尺諸坵奠物皆欲其便于取亦不過三四尺也坵之可考者如此

邑考

邑者民居之所聚也釋名云邑猶俚也邑人聚會之稱也說文云邑國也謂國都所在也易泰之上六云自邑

告命詩大雅云作邑于豐商頌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周書云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天子諸侯之國皆稱為
邑要皆以國城所在而言非通一國之地而言也白虎
通云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京大也師眾也京師者眾大之稱
然周稱京師亦未嘗不稱邑召誥言周公達觀于新邑
營洛誥云祀于新邑又武王之妃謂之邑姜是周亦稱
邑也後世天子所居謂之都不謂之邑以邑為縣邑之稱然都與邑同統謂之都亦何不可稱邑乎邑
為民居所聚民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極其大而言之
則為王都之邑極其小而言之則有十室之邑見論語其
閒大小不等未可枚舉也邑之制在國中則始於一里

二十五家在野則始於四井三十二家

自國城以至六鄉皆謂之國中

鄉以外則謂之野

爾雅釋言云里邑也郭注云謂邑居左傳疏

引李巡注云里居之邑也此注皆未明竊謂邑有二邑

有在國中者二十五家爲一里里有巷巷口有閭一里

之人聚居于此故謂之邑也邑有在野者四井之田凡

三千六百畝其民居計三十二家

周制亦入家同井司徒九夫爲井以地言

非以人言也或謂周以九家爲一井其說非是詳井田考

聚於一處猶今之村落然

說文云里居也从土从田以因土田而制邑故謂之里

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也此言野之制周官所謂經野者也鄭注云

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之邑居在都城者

是言國中之制

此國中指城內言

不知國中之地有定不必量

地以制邑也熊氏

名安生

云計量地土廣狹制四井爲邑

每邑居三十二家夫地有廣狹則邑有大小不必限定四井矣若限定四井何謂量地制邑乎此量地制邑與周官四井爲邑不同周官四井爲邑制邑之常法此量地制邑乃所以變通乎常法者也如九夫爲井是常法或地有不足但以方田之法計之有九百畝卽爲一井不必畫方如棋局也

詳井田考

制井如此而制邑可知矣又何休云在邑曰里里八十戶是謂邑必八十戶亦不知

量地制邑之義且八十戶爲邑其說并無據也

是入十家

出車一乘然出車法與邑居不同未可混而爲一也

邑以三十二家爲制如地狹

勢偏不足四井則或三井或二井或一井皆可爲邑孟子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可見一井亦可爲邑矣論語謂十室之邑卽一井之邑一井八室言十室舉大數也又鄉遂之邑以二十五家爲制如有不足或四鄰或三鄰或二鄰皆可爲邑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室也十室之邑此至小者下此不可以爲邑矣凡邑雖小亦必有城其城謂之保都鄙有之鄉遂亦有之月令云四鄙入保鄭注云小城曰

保

高誘注淮南子云四竟之民入城郭自保守非也此晉語云抑為保障乎韋昭注云小城曰保與鄭同此

都鄙之小城也檀弓云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

者息鄭注云保縣邑小城縣邑當作郊邑左傳晉哀公

十一年師及齊師戰于郊卽此戰於郎也孔疏云郎郊

頭近邑此邑在郊非在縣鄭謂縣邑非也戰於郊而有

入保之人可知鄉遂亦有小城矣左襄八年傳云焚我

郊保馮陵我城郭九年傳云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此

皆鄉遂有小城之證也

杜注皆訓保為守非也

城中自鄰至黨

城中

里居至黨而止無州鄉名

屋皆相連以所居惟士工商農不在焉

本

昭國語注

非農則不受田

鄭注載師謂工商家亦受田誤

故可悉聚于城內

也城外百里曰郊置六鄉郊外置六遂鄉遂不制井田亦每夫受田百畝旣各有田則不得悉聚一處恐田遠而治之不及也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遂自閭以至鄉自里以至遂皆邑也每閭每里星羅碁布徧於百里之間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賈疏云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郊而曰里里與閭亦通稱明是以一里爲一邑郊里有地域與邦國都鄙稍甸同制則其所居之地當各有保所謂郊保也

遂人掌邦之野鄰里鄹鄙縣遂皆有地域溝樹之則其所居之地亦當各有保矣每一里爲一邑每一邑爲一保保者以其可以守禦也孟子謂同井守望相助必有保乃可守望也保之制當卽牆之高而堅固者以其有似于城故又謂之小城也至于都鄙之邑與鄉遂異小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注云此謂造都鄙也四井爲一邑邑必有保左莊二十八年傳邑曰築杜注云四井爲邑其證也積而至于都凡六十四邑此六十四邑亦皆星羅碁布分敞而居不聚於一處也

蓋三百步爲里

見大戴禮

方里爲井四井爲方四里農民居

此治田自便婦女小子亦可饋餉若一邱之民皆居一

處則所治之田距所居有遠至八里者出入不便而婦

女小子不能饋餉矣故知四井爲邑卽居民之法民必

以邑聚居不以邱聚居也民居可減於四井不可加於

四井也邱甸縣都亦皆爲邑邑至於都則地之最大者

矣故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史記云舜所居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都大於邑也鄭注載師云大都公之采地王

子弟所食邑小都卿之采地家邑大夫之采地亦可見

都大於邑也論語云千室之邑孔安國注云卿大夫之

邑朱子注云千室大邑此以侯國之制言之大國之卿

采地有一終

司馬法云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十爲終

出車百乘是謂百乘

之家

出車之法十井出一乘故一終百乘
班固馬融等皆謂百井出一乘非也

一終千井有

八千家與四縣爲都合但一都有一千零二十四井八

千一百九十二家稍有不同井通成終同者出賦之法

井邑甸縣都者出稅之法故不盡合耳卿之采地當有

一都則如千室之邑者有八邑矣左傳言卿備百邑此

以四井之邑言之本二百五十六邑言百邑者對大夫

而云然耳

大夫止有六十
四邑不備百邑

卿祿四大夫大夫采地當有

一縣計二百五十六井二千零四十八家則如千室之

邑當有二邑矣故孔氏謂卿大夫之邑言卿大夫有此等邑非謂卿大夫止有千室也邢昺疏謂卿大夫采邑民有千家誤矣大夫倍上士上士采地當有二甸計一百二十八井一千零二十四家是上士亦得有千室似不徒爲卿大夫之邑矣然夫子以千室之邑與百乘之家並言而謂冉有可爲之宰自是卿大夫之邑竊嘗思之都鄙亦當有親民之吏徵其賦稅而與鄉遂不同鄉遂家出一人爲兵

伍兩卒旅師軍出於比閭族黨州鄉是家出一人爲兵也六鄉爲正卒六

遂爲副卒

教之宜詳故比閭鄰里皆設官都鄙出車而不出

兵教之可略四井四邑未必設官至四邱爲甸約有五

百家如鄉之黨遂之鄣宜設官以治之其官宜下士王

國則以中士喪大記有云甸人徹廟之西北扉薪薪徵

于邱甸因使甸人徹之詳屋漏解此甸人蓋即甸邑之宰也

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芻

亦徵于邱甸百縣當即四甸之縣王畿約有四百縣言

百縣者舉其略耳注以百縣為鄉遂非也又季秋之月合諸侯制

百縣為來歲受朔日可見縣各有宰矣後世縣令蓋昉于此檀弓

云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又

縣邑有宰之一證也大縣邑蓋通都言之故曰大都此亦可稱縣猶縣亦可稱都也此

縣如鄉之州遂之縣其宰宜中士王國則上士都如鄉

遂其宰宜上士王國則下大夫蓋遂官降於鄉官一等

鄉大夫卿州長中大夫黨正下大夫族師上士閭胥中士比長下士遂大夫中大夫縣正下大夫鄙師上士鄮長中士里宰下士鄰長不命之士是遂降于鄉一等也侯國官當降於天子鄉大夫下大夫州長上士餘可類推都鄙之官又當降於遂一等故遂大夫爲中大夫都

宰則下大夫縣正下大夫都下之縣宰則上士鄙師上士縣下之甸宰則中士也由是觀之每甸設一宰每縣又設一宰以統四甸若干室之邑是爲二甸不設宰矣夫子言冉有可爲千室邑宰此千室本爲二千室以行文不便又與百乘不對故省去二字而言千室也王畿有四百縣而但言百縣二十夫有溝二百夫有洫而但

言十夫百夫

詳井田考

亦猶是也二甸為士采邑而不得有

宰可知于室之邑有宰者當為卿大夫之邑也王國采

邑與侯國異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

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王制與孟子同當從孟子

是卿采地百里大

夫采地七十里上士采地五十里不言公者公與卿同

也

不言中下士者蓋采邑為子孫世祿中下士位卑無采邑其祿則有司供之當與采地同中士空二十五

里下士又半之侯國中載師職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士空一甸下士空二邱以大都之田任疆地

疆亦謂之都大宰九賦有

家稍邦縣邦都邦都即疆地以其在五里為疆界之

地故曰疆以其大都所在為都之宗故曰都司馬法云

五百里為都是也又曰三百里為野以二

百之內有六遂不純為野故在三百里

此節及大宰

注疏皆云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稍地之內六卿各受采地五十里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三公及親王子弟各受采地百里在五百里疆地之中此說與孟子不合殊不可信其謂大夫在稍卿在縣公及親王子弟在疆理或然也但不言元士之采地所在疑亦在稍地中也天子公卿孟子謂之千乘之家其地方一同提封萬井計八萬戶約有十都之地是公卿之家有下大夫十人爲都邑宰矣大夫采地七十里計四千九百井三萬五千六百戶約有四都又三縣之地是大夫之家當有上士五人爲都邑宰矣元士采地五十里

計二千五百井二萬戶約有二都又二縣之地是元士之家當有中士二人爲都邑宰矣士無家臣其邑宰皆王朝之官也大夫邑宰降一等者以采邑之宰有家臣之義大夫不得爲大夫宰也大夫旣降故士亦從之而降也采邑之宰雖可私置然亦須復於王朝故大宰得以法治之也江慎修云采地亦當有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其民但其長未必有大夫士之爵此說頗繆鄉遂之民皆以五家爲聯都鄙之民則皆八家同井安得用比閭族黨州鄉以聯之乎大宰云以八則治都鄙二曰法則以馭其官旣謂之官當必有大夫士之爵矣乃

又曰都鄙之官謂倉采之公卿大夫不知公卿大夫既
位於朝安得自治其邑且公卿最尊大宰又豈得以法
馭之乎惟夫邱邑之小其邑長不必有爵但舉一邑之
中年高有德者一人教督農民并訓子弟焉耳都城之
制左氏隱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杜注云方丈
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
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所謂參國之一
也是大都城方一里又一百二十丈一里計一百八十丈中都則
方一里小都方一百丈大都卿之采邑中都大夫之采

邑小都士之采邑都與邑通三等皆邑故皆可稱都也
王畿都城與此異逸周書作雒解云大縣城方王城三
之一大縣卽大都王城方九里詳天子城方九里考是大都城方
三里與子男同公卿采地方百里與公侯同而城則下
同子男畿內屈於王也三公在朝執轡亦與子男同考工記匠人云
王城隅高九雉都城隅高五雉諸侯城隅高七雉古周
禮說公城高五雉侯伯三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
高是都城高一雉不成城矣賈疏言侯伯子男城皆高
五雉又與經文不合戴東原謂公侯伯城隅皆高七雉
城高五雉惟子男城同都城蓋隅高五雉城高三雉也

廣與子男同高亦與之同其例一也中都城方五百四十步小都城方一里其高三雉皆同以不可復殺也大
都公卿采邑中都大夫采邑小都元士采邑大夫采邑
對大都可稱小都若對元士采邑可稱中都以畿外大
國次國小國例之小都當稱中都也四井之邑凡三十
二家每家五畝積五百步方二十二步有奇其方一百
三十步有奇

三十二家卻須作三十六家算之以空有空地也

其城約方八十

丈殺於小都城五之一也鄉遂小城約方六十丈亦以
五畝之宅推之也四井之邑所居惟農民與國邑異士
與工當與邑宰同居於都城之中鄉遂別無都邑之城

其官長當與農民同居士與工亦然然則里閭之保城當不止方六十丈蓋亦方八十丈也族黨鄉州所在其城當遞增鄉之城蓋亦如小都城也農民五畝之宅皆在邑中至於中田之廬當甚狹小未必有一畝趙岐注孟子何休注公羊皆謂廬并邑居各二畝半又本穀梁之說謂二畝半在公田中誤矣詳并田考載師職云以廬里任國中之地季本以爲市廛是也此左右各三區之廛士工商所居百官亦居於此非農之廛也遂人職云夫一廛此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在四井之邑中非國中之廛也鄭氏乃合爲一注載師職云遂人授民田夫一廛

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

此都城指國都

注遂人云

廛謂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也賈疏引廛里任國中之地解之殊不思鄉遂之民十餘萬國中能容之乎且畢入於國數百里竟無人煙有是理乎其繆甚矣後儒因鄭賈之誤并追咎於班固趙岐而不知班趙固不錯也班氏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此邑在四井之中非國邑也趙氏孟子注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保城卽四井爲邑之城與月令四鄙入保同其非國城明矣後儒多以邑爲國邑以保城爲保

守國城夫之矣毛西河疑趙注或係衍文或有脫簡始

亦不解係爲小城耳若夫公邑之制甸稍縣都皆有之

近郊遠郊有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等放無公邑載師職云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鄭注云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

又云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

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州長本中大夫此對下大夫而稱上四百里五百

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

縣云賈疏云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

言又鄭注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賈氏小司徒疏云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公邑亦與鄉遂同案司馬法謂

二百里曰州以六遂如州在二百里也四百里曰縣與

周官同不必別解也

小都爲縣在四百里內故四百里曰縣

公邑之官自

二百里至五百里當無尊卑乃附會司馬法區而別之

殊無謂矣公邑在鄉遂外民居皆非五家爲聯而謂不

制井田抑亦誤矣

詳井田考

公邑與都鄙同制井田其居民

之法亦與都鄙同但公邑之官宜尊于采邑縣邑宰當

爲中大夫甸邑宰當爲下大夫以鄉大夫官尊不得與

之竝宜從遂大夫之列也侯國公邑甸宰宜中士縣宰

宜上士公邑止於縣者以都本采邑之名故有縣而無

都也縣師所掌兼公邑采邑故以縣名鄭注謂自六鄉

以至邦國縣居中不知縣在四百里何以爲中乎郊句稍縣

都當以觀縣師以縣名又月令有百縣之文又王制言

天子之縣而公邑之止於縣可知矣又案左氏云邑有

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世儒或疑之竊謂此言自可信

也先君之廟有二公卿大夫之采邑得立大祖廟采邑

若不廢廟亦不毀土無大祖是無先君之廟矣公卿大夫世守

采地者是爲內諸侯故有先君之稱親王子弟采邑有賜之得立出王廟

者是亦先君廟也侯國如魯三家立桓公廟惟卿有此

大夫則無之也故王國公卿采邑稱大都大夫采邑稱

小都士則稱邑而已侯國卿之采邑得稱都大夫士則

稱邑而已都邑尊卑之別如此若通而言之都亦可稱
邑如季孫氏之費孟孫氏之成叔孫氏之郈皆稱爲邑
邑亦可稱都孟子言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距心爲平陸宰平陸下邑而亦曰都月令
孟夏之月命農勉作毋休於都此都卽四井爲邑之邑
而亦曰都蓋都有大小不一等猶之邑有大小不一等
也故至小爲四井之邑而稱都而至大爲天子之邑亦
稱都如後世帝京皆曰帝都是也顧亭林知邑有大小
王國可稱邑而以都爲下邑之稱謂帝京不可稱都其
亦考之不詳矣

大雅云謂爾遷于王都
此王畿稱都之明證

社稷考

社稷之制說者最詳然多有未確約而言之其誤十有五
一曰社稷是人鬼非地神鄭君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
原隰之神賈逵馬融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非地
神許叔重五經異義說亦然王肅從之故聖證論歷難鄭
說學者疑之案周官大宗伯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而血
祭祭社稷與五祀五嶽竝列于地示社稷爲地神甚明又
左昭二十九年傳亦以社稷與五祀竝列考五祀是五行
之神五行質具於地故爲地示月令以句芒爲春神祝融
爲夏神明非人鬼若重與犁則配會

於此者耳

詳五帝五祀考

五祀非人鬼則社稷亦非人鬼可知

且古之祀典人鬼特祀者如先嗇先蠶先炊先聖先師

之類皆爲小祀而社稷爲國之主

郊特牲云家主中雷而國主社諸侯

所首重天子之祭亦亞於天地更可知其非人鬼矣至

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又謂社所以神地之道尤

顯然可見爲地神王肅之說亦誤甚矣

先儒之說所以申鄭者詳見於

孔疏茲不具引

一曰稷爲原隰之神非穀神許叔重五經異義

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眾多不可徧敬故立稷

而祭之是稷爲穀神也許氏駁之謂旣祭稷穀不得以

稷米祭反自會因取左氏說以稷爲田正鄭君又駁之

以稷爲原隰之神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案社字从土明是土神稷字从禾明是穀神易云百穀草木麗乎地故稷亦爲地示之屬猶日月星辰皆爲天神也穀爲土所生故社尊於稷而穀與土別故稷可與社對若原隰則已在五土之中旣總祭五土之神何必又別祭原隰原隰又何可與五土總神對乎至許氏以自食爲疑其說尤繆夫祭稷者祭稷之神非祭稷也天下有一物必有一神主之其神旣主是物正宜用是物以祭報其生育之恩安得謂自食乎左氏謂稷田正也

昭二十九年傳此言

稷之所配合者爲田正之官以其播殖百穀有功於世

故配食於穀神猶句龍能平水土故配食於土神也許氏卽以田正爲稷與賈逵等同其誤矣一日社卽祭地別無北郊之祭胡五峰云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周公祀於新邑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大牢於社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旣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朱子語類以其說爲有理而不知其大繆也禮運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社卑於地可知且祭地專於天子而祭社下達於大夫士至於庶人

亦得與祭社之非地明甚蓋祭地是全載大地社則有
大小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土王社祭畿內之土諸侯國
社祭國內之土侯社祭藉田之土祭法云王爲羣姓立
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侯社鄉大夫置社祭一鄉之
土州長置社祭一州之土祭法云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與全載之
地異又地有上中下上爲山嶽中爲平原下爲川瀆社
雖兼五土而爲農民祈報當以平原穀土爲主是社與
嶽瀆各分地之一體與全載之地尤異此社神與地神
所以分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凡經典郊社並稱者
皆祭地之通名爲社非別無北郊之祭也洛誥言社而

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其祭已該於郊之中孔疏云言告天不言告地從省文也舜典言類于上帝而不言祭地亦猶是也豈祭社卽告地乎周官祭地與社多互見血祭祭社稷則祭地亦血祭可知兩圭咸池祀地則社稷可知社稷尊於四望四望得與地同用兩圭有邛則社稷亦可用矣六樂祭地示之下卽言四望可知社稷已在豈社與地無二祭乎社爲地之屬故祭社

知社稷已在
地示中矣

之禮有與地同者求神用血祭玉用兩圭有邛樂用咸

池是也然地尊於社故祭社之禮多與祭地殊祭地以

夏至及孟秋

詳禘
祭考

祭社以春秋二仲祭地於方澤及北

郊祭社於國中及藉田祭地以后稷配祭社以句龍配

祭地七獻祭社五獻祭地用一犢祭社用大牢

諸侯用少牢

祭地服衮冕十二章

先儒謂祭地亦服大裘誤

祭社服毳冕五章其

判然不同如此胡氏謂祭社卽祭地其亦未之思耳一

曰王社在庫門內不與郊對大社在北郊卽方丘亦卽

太折

方丘太折不是與郊對萬充宗云社有二祭法曰同詳禘祭考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所謂方丘者唯此所謂太折者

亦唯此夏日至地示之祭卽於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

郊對舉者也又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載芟詩序所謂

春藉田而祈社稷者卽於此行焉此庫門內之社不與

郊並稱者也此本胡氏而少變其說案逸周書作雒解

郊並稱者也此本胡氏而少變其說案逸周書作雒解

云乃建大社于國中是大社不在北郊可知祭法大社

王社並舉可知是社稷之社非北郊之通稱爲社者也

且天子爲天地之宗子

而銘云大君者吾父母宗子父母指天地言

祭天與

地皆所以報本若社稷之祭則爲民祈報經言王爲羣

姓立社曰大社其非祭地之通名爲社更甚明矣一曰

大社大稷王社王稷皆在中門之外周官大司徒云設

其社稷之壇賈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

王社王稷夫自爲立社與爲羣姓立社異其事宜異其

地而並設於一處何也詩載芟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

是藉田當有社稷之壇小宗伯職云建國之神位右社

稷而左宗廟匠人亦言左祖右社是王宮內亦有社稷

自大門以內皆為宮中大社尊於王社宐與宗廟並重分列路寢

之左右藉田為王之田王社亦王之社則王社宐在藉

田之中郊特牲孔疏云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

自為立社者在藉田之中此說是也但云在庫門內之

西本於小宗伯之注鄭注云庫門內不知宗廟社稷皆

宐在中門內白虎通以為在中門外鄭君從之非也說本

戴東原詳廟在中門內說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社稷在應門內之

西諸侯社稷在雉門內之西戴東原云春秋左氏傳曰

聞于兩社為公室輔兩社國社亳社也穀梁傳云公國之社以為廟屏蓋在廟門之外與

國社對治朝
在其中間

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宏繫君臣日見之

朝社在中門內明矣此足以正舊說之繆一日左祖右
社是尙尊尊小宗伯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
尊尊之義不知地道雖尙右而宗廟卻尊於社稷鄭注
大司樂以圜丘方丘宗廟爲三大禘大宗伯職云祀大
神祭大示享大鬼大鬼謂宗廟大祭也社稷非大示而
宗廟與天地竝列其尊於社稷可知故享先王衮冕先
公鷩冕祭社稷則毳冕諸侯祭宗廟大牢社稷則少牢
豈可謂尙尊尊而立社稷於右乎牧人職云陽祀用騂
牲陰祀用黝牲鄭注謂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

社稷宗廟屬陽故在左左爲陽也社稷屬陰故在右右

爲陰也一曰天子有五社郊特牲疏引尙書逸篇云

本今

作無逸無字衍

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

唯槐白虎通亦引之案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此當是大社王社之樹乃云大社唯松則與

周制不合矣且大社止有一而謂有東南西北其爲五

社此何義邪若謂四社是國外四方之社則社之樹木

必各以其野之所宜

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

其社與其野

而東柏南梓西栗北槐又何義邪逸周書云大

社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

驪黑也

中央疊以黃

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其以白茅

以爲土封韓詩外傳白虎通蔡氏獨斷皆有此說是天子大社具有五方

之色以見五方之土無所不祭或謂青土山林赤土邱陵白土墳衍黑土川澤

黃土原隰其說近鑿今所不取蓋惟大社祭九州之地示故得備此而

王社則無之但以黃土爲之而已王社壇之土不見經傳以理推之五色以

黃爲尊黃爲中色王畿居中王社宜黃土諸侯社壇各依其方之色漢書武

帝賜齊王策云受茲青社燕王旦曰玄社廣陵王胥曰

赤社漢制因乎周也夫大社已具五方何必又立四社

其說殊爲不經未可信也一曰夏松殷柏周栗是大夫

以下置社郊特牲疏云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

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不
知大夫以下置社鄉遂都鄙隨處皆有當各以其野之
所宜木則夏不必以松殷不必以柏周不必以栗其謂
夏松殷柏周栗者是大社王社以建都之地所宜之木
也宰我對魯君言必是國社侯社之制若大夫以下置
社之木何必與君言之邪一曰樹木以爲社主朱子注
論語云古者立社各樹木以爲主說者以爲使神依焉
不知社之樹木一以名其社一以爲社之蔽蔭以木名社者野
之社也若大社王社已蓋社既不屋故必樹木以蔭其
有其名不必以木名矣

壇即壇也凡壇墀以及墳墓皆必樹木亦此意也社之不

屋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見郊特牲而又虞風雨之暴

夏日之烈故樹之木焉非以為神主也鄭注宗伯云社

之主蓋用石以石為主則樹木非以為主明矣古文論

語云哀公問主於宰我鄭注云田主謂社孔安國許叔重亦以為社

主張包周等竝以為廟主何休引以注公羊亦作廟主其說非也大司徒注云田主田

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即句龍是則社主田主者

謂以句龍配食於社為社之主非以木為社主也毛西

河駁之是矣又謂大司徒以野之所宜木名其社謂在

野耕藉壇也耕藉祀先農不祀社而亦以社名藉壇不

以石爲主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其說尤爲繆妄
野在郊外耕藉在郊不在野詩序明謂藉田祭社稷何
謂不祀社而祀先農至謂藉壇依木以棲神而不以石
爲主則仍襲朱說而不自知其非矣一曰稷壇在社壇
西郊特牲疏引條牒論云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不知
地道尙右何以社反居稷之左蔡氏獨斷云社稷二神
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以未屬土也竊思五行家
以未爲木局淮南子云亥卯未三辰皆木也是未屬土而兼有木禾稼
之象稷爲穀神宜位於未坤爲純土大地之象社爲土
神宜位於坤坤在未西社宜在稷西此不易之理也一

曰社壇之北有門郊特牲疏云門在社壇北蓋觀四方之諸侯故四面有墼門此北嚮則社壇之北有門義或然也案郊特牲云君南向於北墪下答陰之義也

鄭注云北

墪社內北牆

社主必居中而北向君南向亦必居中若壇北

有門則君當空而立

墼門近壇又必居中故也

不成體統矣且經旣

言君位北墪下則北墪之中閒必無門明矣經又云薄

社北墪

釋文云薄本又作亳

北有墪則無門亦可知也社主在南

南亦不空有門竊謂社墼之門空向東人君自東而入

亳社門空向西

斯不乖於義耳一曰王社侯社無稷壇陳氏禮

書云大社國社皆有稷王社侯社不置稷不知王社侯

社藉田之社也詩序謂春藉田而祈社稷則王社侯社

必有稷矣陳氏益據漢魏官社無稷

晉書禮志云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

官社無稷然王社侯社皆人君所立之社與後世官社不同

官社猶古者大夫以下置社置社或無稷壇而亦必祀

稷於社壇上若王社侯社則未有不置稷壇者也經典

凡止言社而不及稷者以社尊稷卑故省文而以社該

稷也

周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壇注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

近焦氏循又謂大社

國社亦無稷壇其說更繆不足辨矣

社稷各有壇但祭時只於社壇上設

二主未必祭社又祭稷也

一曰諸侯壇壝半於天子白虎通引春秋

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

蔡氏獨斷廣考上有方字

天子諸侯制度多降殺以兩如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天子城高七雉諸侯五雉天子經涂九軌環涂七軌諸侯經涂七軌環涂五軌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天子六寢諸侯四寢

舊說謂諸侯三寢非也詳諸侯四寢考

此皆降殺以兩者也

何獨於社稷壇而不然然則天子方五丈諸侯宜三丈大夫以下皆當二丈

一丈則太狹不可行禮

此其制可推而知也

一曰百家以上得立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案周官百家爲族族師止得祭酺不得祭社五百家爲黨黨正止得祭禴亦不得祭

社至二千五百家爲州州長乃得祭社鄭駁五經異義亦云二千五百家爲社此鄉遂之制也都鄙民居不如鄉遂之密其設社異於鄉遂司徒職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都鄙居民之法大約一甸五百家有奇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當設官以爲之長則當立社論語千室之邑是大邑則五百家爲小邑郊得設官可知若一邱之小不必卽設官也特牲云唯社邱葵其菜盛葵當作甸古甸與葵通惟甸有社故邱甸其菜盛也五百家立社已五倍於鄉遂若謂百家得立社何與鄉遂大相縣絕乎恐未必然至於里社在鄉遂不在都鄙其制始於秦古未之有也一里二十

五家卽得立社是民自立社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

鄭志亦謂此秦社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今引秦里

社以解古之置社未免混亂萬充宗因謂庶民得祭社

不知古者成羣置社庶民固得與其祭事而不得主其

祭大宰職云以八則馭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祭祀

莫大於社矣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社稷焉是

祭社必官長主之可知郊特牲云唯爲社事單出里唯

爲社田國人畢作

單出里以鄉遂言下文邱葵其菜盛以都鄙言國人畢作則統言之注疏

以單出里亦指都鄙非也餘亦未明晰

未嘗言民自祭社也萬氏又謂左

傳書社卽里社江慎修考楚昭王欲以書社七百封孔

子亦以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說亦非左哀十五年傳齊與衛地自濟以西祹嬭杏以南書社五百賈逵杜預注皆云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此萬氏江氏之所本不知凡言書社者皆都鄙之地載籍稱書社不一大其書社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千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子齊與衛地必是邊鄙都鄙之民安有二百與之書社三百十五家爲里乎書社亦當是一甸之社社有長民生齒卽書名於社之長故謂之書社凡言書社幾百者皆謂幾百戶也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孔注云伯氏食邑三百家可以爲證若以二十五家爲一社五百社計一萬

二千五百戶齊與衛地未必如此之大楚昭王欲以一萬七千五百戶封孔子更未必然也一日周祀后稷以爲稷左昭二十九年傳云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與此略同後儒遂皆謂周以后稷爲稷不知社稷卑於宗廟稷更卑於社而后稷旣爲周之大祖推以配天乃又配食於稷以爲田神且使天下之人皆得祭之褻慢其祖甚矣此必非周時之制也蓋商湯以棄易柱至周武王又當以柱易棄迨東遷以降至魯襄昭之世王室衰微已甚列國不知尊王其國稷或有仍祀棄者故蔡墨云然要

於西周之典禮彼固未嫻也祭法一篇所言多不經亦未可信此大義所關不可以不審也一曰社稷卑於四望祭服希冕行三獻司服云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據此故注禮器以三獻爲祭社稷不知大宗伯社稷列於五嶽之上曲禮以祭社稷次於天地其尊於四望甚明詳祭祀差等說司服之文有誤當作祭社稷五祀則毳冕祭四望山川則希冕後儒皆莫知其誤矣夫社稷大祭而說者舛誤甚多故詳考之以俟後之知禮者